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你是我回忆时含泪的微笑

黎坚

指缝很宽,时间太瘦,一晃人就到了中年。常说上了年纪的人总爱回忆往事,我深以为然。每每看着斑驳树影下欢快嬉闹的孩童,我便不由躲到了童年的回忆里,想起了那时最要好的玩伴——阿静。

我与阿静同岁,上小学一年级时她们一家刚搬到我家楼上,妈妈便带着我去认门。阿静人如其名,文静秀雅,浅吟低笑,性格不似我这般跳脱。然而,我与阿静却十分投缘。

记得正是野草莓成熟的时节,我临时起意拉着阿静上了后山。山野里,一颗颗红彤彤的野草莓羞红了脸,散发着香甜的气息,我们欢快地在野草莓丛中穿行,比比看谁摘得又快又多。不一会,我折起的一角裙摆已经兜不下这些“小可爱”了。我们把又大又红的野草莓挑出来先吃,剩下的都装进了阿静的裤袋子里。我们就这样边摘边尝,直至天空微微漾起一层暮色才满载而归。此时,正好碰上了来寻我们的大人们。对于我的擅自主张,免不了遭到妈妈的一顿训斥。

后来,妈妈才告诉我说阿静患有类风湿,往后再也不许带她到危险的后山去玩耍了。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种病对阿静意味着什么,直到有一天,我看到了阿静裸露的膝盖,那肿大的膝关节让我的心头为之一震。原来,阿静总是穿长裤是因为膝关节变了形。

后来,阿静的病情愈加严重,手脚时常疼痛,尤其在阴雨天气更严

重。阿静的妈妈李阿姨带着阿静四处求医,常常让阿静喝些深褐色的中药,看着就觉得苦极了。我替阿静难过,阿静却反过来安慰我说:“习惯了,其实中药也没这么难喝的。”阿静的淡然中夹杂着一丝苦涩,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只是默默地递给她一颗自己舍不得吃的水果糖。

那时,每天和阿静手牵手上学是我最快乐的时光。顽皮的我总是拉着阿静沿着蜿蜒的小溪一路踏水而去。夏天时,冰凉的溪水划过大大小小的卵石,也划过了我的脚丫,清凉惬意中我却无意惊扰了浅水里的小鱼小虾,惹得它们飞快地逃窜。阿静不能踩水,只能在岸上默默地陪着我走。午后,骄阳似火,阳光被茂密的树叶撕碎。偶尔,我会调皮地扬起几朵水花逗弄树下的阿静,她也不恼,只是慌忙地将纤细的手臂挡在额前,嘴角扬起了好看的弧形。这一切,就像是一幅永恒不变的岁月的油画,让我回味至今,久久不能忘怀。

初中时,因阿静的父母工作调动到了外地,我与阿静不得不挥泪告别,我们相约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最初,我们还以书信往来,在得知她的病情得以控制时我开心不已。只可惜,年少时纯真的友谊抵不过岁月漫长,一纸书信很快就被淹没了在生活的琐碎当中。

日往月来,阿静偶尔会走进我的梦里,她还是当初文静的模样,只是梦里没有了满山的野草莓,而我也不再是那个踏水而行的顽皮孩童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”。初春的二月,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。

周末,我与家人来到大通湿地生态园,看见好多五颜六色、形状不一的风筝,好高好远,还有那拽着线的青春少年,好真好甜。几十年了,不敢做放风筝的梦了,曾纯真如那一抹湛蓝的天。

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,每年总盼望二月春风的到来,因为每每到这时,我心里像长毛似的,总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风筝。那个年代家家都很穷,虽说花钱不多,但也需要花费几毛钱买纸买线呀。向母亲哀求了好几天,总算给了我3毛5分钱,解决了轴线和白纸,然后自己找竹子用刀对中劈开,再剖成薄薄的篾片,用细线扎成风筝骨架,再用纸糊翼或身子,我的风筝就成型了。这样的风筝虽然不很精致,但是结实耐用,也会飞得很高。风筝适合在空阔的地方放飞,最怕落在电线杆和树木上。为了防范意外,有时会跑得很远,拿着风筝到田野中展开或在舜耕山下放飞。搭上引线,一松手,那风筝便扑楞楞地飞去了,恍如鸟儿一般。风筝随风飘舞,忽高忽低,时远时近,稍不留神,风筝就会挣断线,翻着跟头,转着圈子,飘飘悠悠地跌落到远方。

奔跑中的春天,满耳是春风拂过的声音。在记忆中,最多的是跟着风筝一路向前,凹凸的山路、荆棘缠绕,阳光似乎总飘在半空,被层层浓密的树叶远远隔着,山间的雾气缭绕,一片空蒙。常常只顾着跟着风筝跑,不

辨方向,直至迷失了回家的路。回家迟了,又少不了被心急如焚的父母一顿责打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长大的我带着梦想离开家乡,如同放飞的风筝一样来到农村营业所工作。几年中,我扎根基层,服务“三农”,与农民兄弟结下了深厚情谊,为了让农民摆脱贫困状态,过上好日子,我把握支农政策,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,想方设法多做让农民受益最快的事。在种植业上,重点支持蔬菜大棚,多种反季节蔬菜;在养殖业上,重点支持养猪羊,喂鸡鸭,尽快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,富起来。我白天工作,晚上看书、写毛笔字、写新闻小稿,从此当成了爱好,时常有“豆腐块”见于报端。就这样,从基层营业所到区办事处,再到市级单位办公室,一步一个脚印,默默无闻勤奋工作。静下来有时想,每个人就像一只风筝,父母满怀希望地给放了出去,今后的日子就得靠自己努力去奋斗。风筝想要飞得高,好风是关键,机遇如人生的风帆,是留给有准备的人,更是留给不怕吃苦、有责任担当的人。

其实,人生就像是一只风筝,只要飞上了天,就要看稳风向,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坐标,那就可以遨游天空。人生中,一直坚守初心,向上向善,心怀感恩,你的事业、家庭一定会顺风顺水,一顺百顺,幸福美满。

明天,我还想去放风筝,但不知道已经奔六的人,是否还能跟着风筝在春风中欢快地奔跑?但我很想,做好当下每一件事,才算不负岁月。



梨花开

东方亦鸣

梨花开后,给人以梦境之感。置身一大片硕大的梨园,眼睛忽地被大片乳白的梨花重重包裹,心灵仿佛也瞬间被洗涤一清,有种圣洁的幸福之感。呆立花下,望着漫天的乳白,一时间竟不知今夕是何年。

春来百花争艳,各具风姿。梨花以一袭乳白傲视群芳,其美最简约、最纯真、最别致,也最隽永。花绽枝头,无声无息,似有未有的暗香里,隐隐透些幽幽的哀怨和伤楚,让人思绪踟蹰。

桃花太浓艳,难免给人几分轻浮之感。油菜花太过猛烈,金灿灿得扎人眼睛,缺少素雅之美。相比之下,梨花之素白却恰到好处,风来不喜,雨来亦不惊,一如淳朴的乡下姑娘,年年守着一脉高高的山岗,不知是在等谁。

一度喜欢梅葆玖大师的京歌《梨花颂》,曲好,词也好,每每听过,久难释怀:

梨花开,春带雨;
梨花落,春入泥。
此生只为一人去,
道他君王情也痴。
天生丽质难自弃,
长恨一曲千古迷……

大型交响京剧《大唐贵妃》拍得真好,作品淡化了大唐贵妃的特殊身份,艺术地塑造出一个纯洁、无辜,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寻常女子杨玉环,不禁让人心生同情和怜悯。陪王伴驾,锦衣玉食,不过春梦一场。香消玉殒,背负骂名,终归人生底色。试想,在封建王朝里,有几个女子能左右自己的命运呢?其最终的结局,不过都似那满树的梨花,随风雨而萌生,随风雨而绽放,最后又随那风雨而凋落成泥。

梨花似雪——忽然想起了这么一句。

多年前曾读皖籍老作家鲁彦周先生的长篇巨制,小说名就叫《梨花似雪》。光听这名字,就着实让人喜欢。当然,也可列出不喜欢的理由,比如,梨花就是梨花,拿来比作雪花,只取其色,未通其意,似又有些不妥。好在文学的本色和魅力原本就贵在蕴意之相通,矫枉过正大可不必。

梨花的花期短,约好了去看,就得赶紧去,稍晚一晚,只能望得满树簌簌的花雨。

这便是梨花,它的美不为任何人等待。它开了,你来或不来,它就守在那里。

放风筝

呈居

